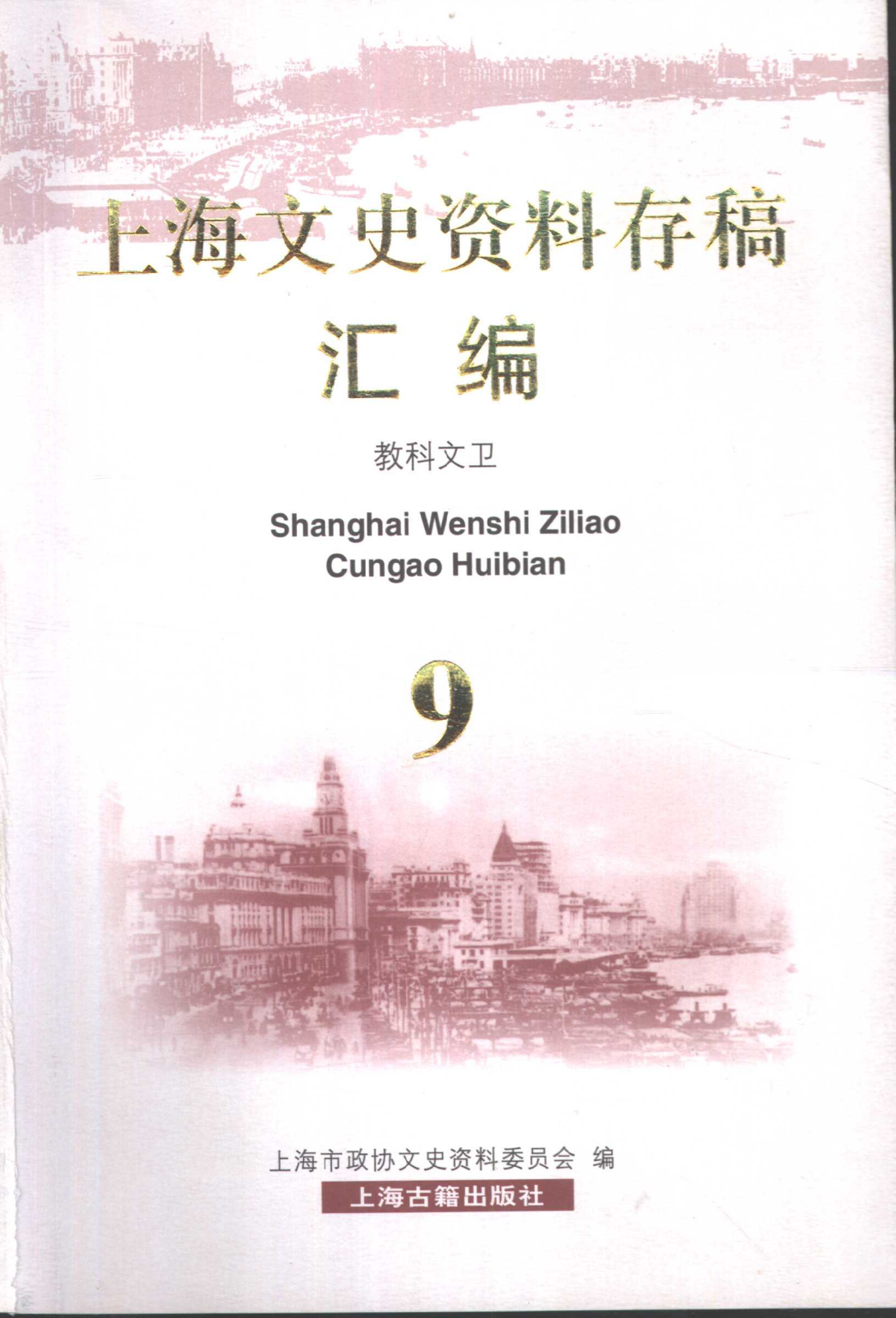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编

教科文卫

Shanghai Wenshi Ziliao
Cungao Huibian

9
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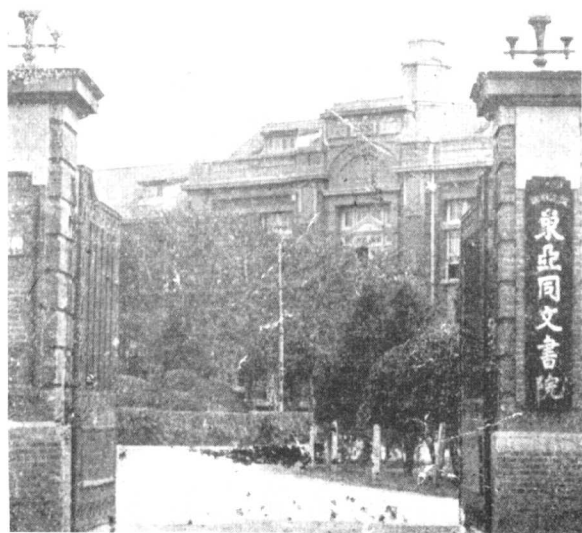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史资料存稿 汇 编

教科文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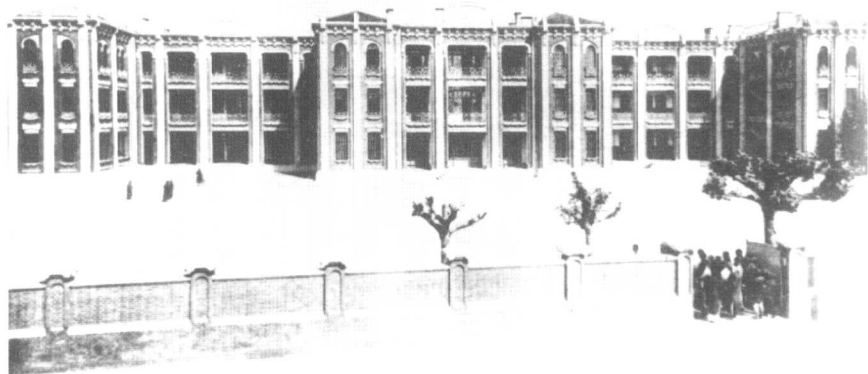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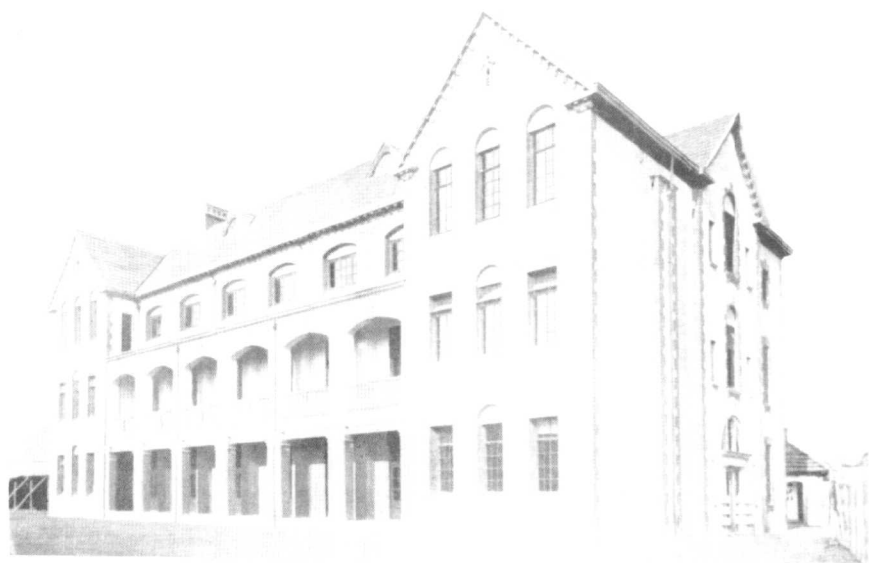
沪江大学



东亚同文书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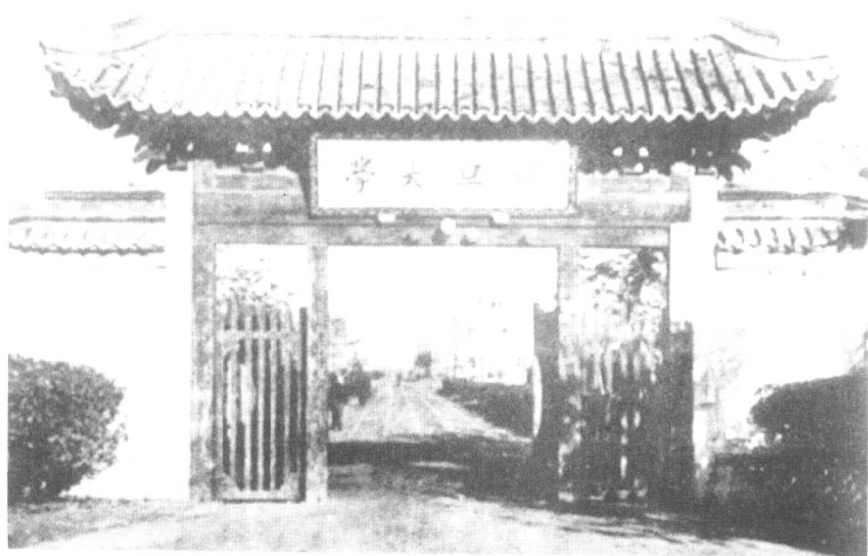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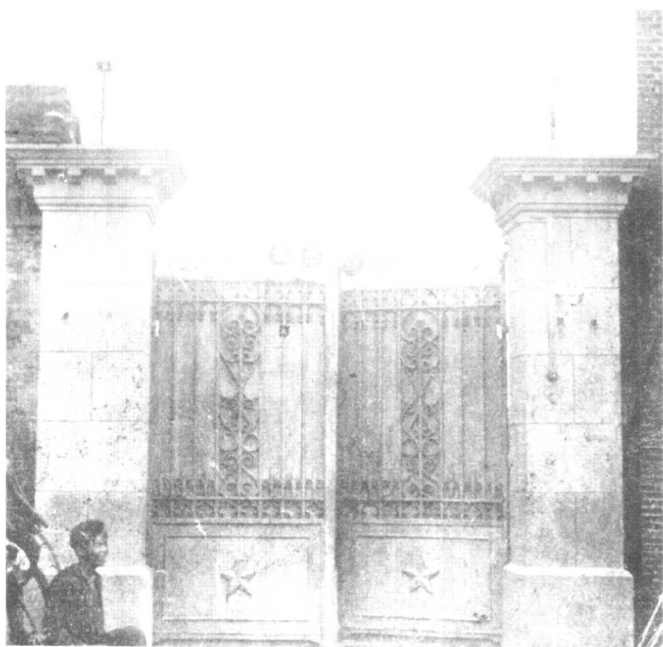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所办中法学校



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育才学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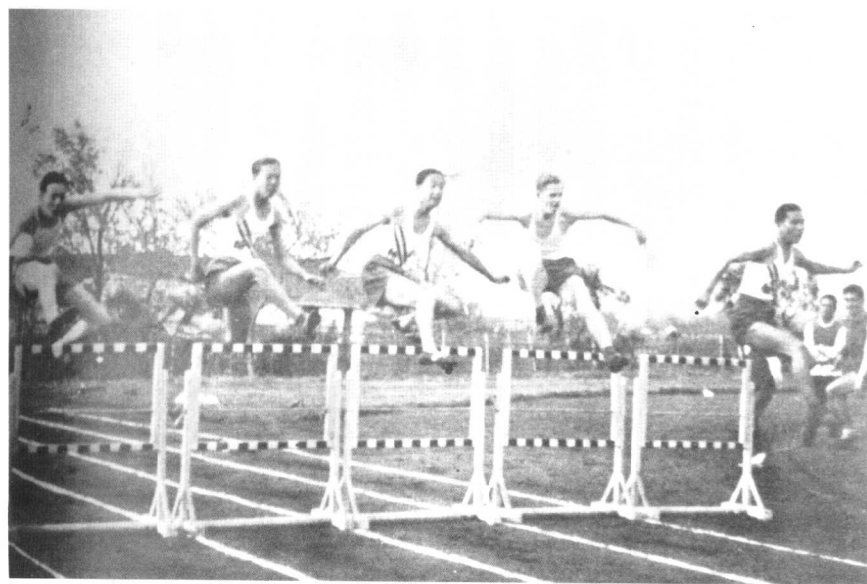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启明女校



复旦大学



1936年的敬业中学化学研究会



圣约翰大学学生体育活动场景

目 录

“约大”的回忆	徐善祥 /	1
我在圣约翰大学的经历	涂羽卿 /	16
关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	倪葆春 /	47
回忆东吴法学院	谢颂三 /	55
我所知道的关于收回震旦大学教育主权的过程	江峨英 /	73
同济大学收复自办过程的片段回忆	王文果 /	83
回忆母校同济大学	赵彦和 /	87
私立复旦大学见闻回忆	张廷灏 /	92
暨南大学创办初期点滴回忆	翟俊千 /	113
上海民国法律学校的创立和解散	梁烈亚 /	125
上海南洋医科大学和南洋医院的创业史略 ...	顾南達 /	131
五卅爱国运动的产物——光华大学	朱有猷 沈昭文 赵家璧 /	140

江湾劳动大学漫忆	程仲文 / 145
追述私立立信会计学校的一些史实	潘序伦 / 155
上海蒙藏学院的兴办与消失	马晓余 / 208
回忆“孤岛”时期的上海美专与铁流漫画木刻研 究会	温肇桐 / 212
我所知道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	顾聘陈 / 216
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	汪令吾 / 222
开展革命教育活动的上海大学和上海群治大学	罗元珊 / 227
我所知道的东亚同文书院	李剑农 / 231
记英华书馆始末	周根源 / 242
清心女中的来龙去脉	徐望班 / 255
上海市私立清心中学概况	吕型诚 / 262
解放前后的圣芳济中学	张志康 / 267
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设立的中法中学	谈松泉 / 269
上海工部局设立的育才公学	严隽培 / 276
启明女校校史	胡午峰 / 283
工部局创办的聂中丞华童公学	常培棠 / 302
记中华职业学校	潘仰尧 / 305
爱国女学校史资料	曾季肃 / 309
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爱群女校	严幼文 / 326
舒新城在吴淞中学	葛克信 / 332
培明女中艰苦创业史	张才异 / 337
正始中学始末记	陆若严 / 343

忆“一光”,想“三光”	简思霏 / 354
创办上海私立建华中小学的经过	米庆云 / 357
记宁波旅沪同乡会设立小学的始末	乌崖琴 / 369
上海市私立明诚小学校史	朱宏曜 / 379
上海市尚文小学校史	贾观晴 / 382
闸北区天目中路第二小学今昔	韩震东 / 385
忆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职业妇女托儿所	顾蕴鹤 / 394
上海私立学校的奇闻丑事	谢鸣九 / 404
C. C. 在上海夺取和把持教育领导权的情况	谢鸣九 / 429
沪港杯足球赛史话	马陆基 / 441
上海大学生足球队的回溯	马陆基 / 445
两江女篮东征拼搏记	陆礼华 / 448
太极拳在上海的流派及其发展	鲁景贤 / 461
上海梅花桩擂台赛	裴锡荣 / 472
上海全国武术擂台赛	裴锡荣 / 474
查瑞龙生平节录	曾彦伯 / 477

“约大”的回忆

徐善祥

圣约翰大学(以下简称“约大”)是外国教会在上海所办的学校之一。它并不是第一个教会学校,在它之前已有几个学校,像圣芳济书院等已在虹口开办了;但是,“约大”的历史相当长久,从 1879 年开办起,到 1949 年上海解放止,整整地经过了 70 年。“约大”的规模也比其他教会学校为大,据 1936 年不完全的统计,它已经有了大建筑物 15 所,可供教室、宿舍、图书馆及实验室、运动房之用;此外还有 32 个教员宿舍。在苏州河两岸,共占地 279.3 市亩;全校可容大学生 500 名,中学生 300 名。在那时规模已不算小了。

这篇短文,不可能写成一部完整的校史。我只是凭个人记忆和旧时同学提供的资料,为“约大”作一个简单的介绍。

“约大”的办学动机及其发展

“约大”的创始人为施约瑟主教(Bishop Joseph Schereschewsky),他是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,在1879年由美国圣公会派来上海传教,他的惟一任务是在上海办一个义塾式的学校,专收教会贫苦子弟,培养牧师、会吏一类人才,到中国各地去传播基督教。施到上海后,就选定了西区苏州河边梵王渡地方一个三角洲。那里有地85市亩出售,他想买进来建筑校舍,估计需银8500两。这笔款项如何筹措呢?在这之前,虹口地方已辟为美租界。有一个美国主教名文惠廉(Bishop W. Boone),在那里用廉价买进不少地皮(后来虹口的篷路又名文监师路,就是租界里洋人为纪念他而取的名)。他在1865~1866年间,办了男女学校各一所,由于成绩不好,他自愿移归施约瑟接办。施就将虹口的大部分地皮租出去,预收10年租金,拿来购进梵王渡地皮并建筑校舍。男校由他自己主持,这就是圣约翰书院的前身。女校由黄素娥女士主持,后来改名圣玛利亚女塾(其后黄嫁与卜舫济为妻,女校改由美国人孙女士 Miss Dodson 接办)。男校校舍是一所四合式二层楼的房屋,建筑相当简陋。70多名学生的教室、宿舍、膳堂、礼拜堂等都挤在一处。所招学生都来自教会家庭,不但免缴学费,而且还给一些“膏火”津贴鞋帽等费。所用课本大都是广学会所编,用粗浅的国文和上海的土话来教授;英文授课从1881年才开始。施回国后,继任者为颜永京牧师(颜惠庆之父)。颜不久亦辞职他往。

1890年,由圣公会聘请卜舫济牧师(Rev. Dr. F. L. H.

Pott)主持校务。卜为神学博士,学问才具比施、颜为高,眼光亦远。那时的中国国势日蹙,英夺威海卫,法夺安南,朝鲜、台湾先后落于日人之手,其他列强也各有势力范围,瓜分之说甚嚣尘上。中国青年大都倾向维新,以为非“西学”不足以救国。在此情形之下,卜舫济看到外国学校在中国大有前途,若只办“神学”一科,不足以图发展,乃将校务大加扩展,加强英文课程,兼授数理化学各科。所招新生也不限于教会子弟;惟教外学生均须缴费,每月自3元递增至10余元。卜的口才很好,每逢例假回国募捐,总有相当成绩。其后校友会成立,不断予以经济上的支持。于是从中国各地来学者日益增多,教室、宿舍亦随之增加。一个义塾式的中小学乃改为书院又进而改为大学。为了明了起见,我们将“约大”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:一、书院时期;二、大学时期。

书院时期(1895~1906年)

卜舫济掌校政后不久,即将义塾改名为圣约翰书院(下文简称“约院”),分为两部,一为“备馆”(即预科),4年结业;一为“正馆”(即正科,那时也叫特班),3年毕业(后改为4年)。1895年第一班学生从正馆毕业者有吴慎之、朱葆元、颜明庆3人。其时只有“文学”一科,“神学”、“医学”两科均系1896年成立,其中医学方面成就较多,值得一提:

远在1880年,虹口同仁医院的文医师创一医学补习班,于1896年并入圣约翰书院,成为该院之一科。其后在1914年,岭南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广州所办的医学校和“约大”达成协议,正式成为上海“约大”的一部分,名曰“约大”医学院,名义

上虽隶属于“约大”，事实上自设院长，自聘教员，性质比较独立。它造就名医颇多，为社会人士所称道。

医科而外，卜舫济对于理科异常重视。1897年他在美国募得美金15000元，又在中国募得纹银4000两，建一“格致室”，这是最早的大建筑之一，可供50名正馆生寄宿及实习。

向例，“约院”的外籍教员由美国圣公会延聘给薪，中国教员的薪水则在所收学费内开支。由于教会所供经费有限，优秀的理科教员无法罗致。幸而在这个时候，卜舫济找到两个极好的帮手，方能渡过难关。其中一人为英国人古柏教授(F. C. Cooper)，他于理科虽并无特种研究，但对于普通的物理、化学、天文、地理等等都懂得一些。由于口才好，凡普通的科学原理，他都能用浅显的英语讲得头头是道。除了理科之外，他还教体操、音乐；他的夫人也在学校里教英文和唱歌。他们在校服务前后达20年之久，所支薪给很少，对于“约院”确有相当的贡献。第二位是颜惠庆，他虽没有在“约院”读过书，但从英国毕业回国后，曾在“约院”任教多年，直至1906年在北京考取“洋翰林”后，才离校进入政界。颜的英文根底极深，在译学方面那时可称首屈一指，对于数学也有研究。那时“约院”若无此二人，其进展决不能如此迅速。不过“约院”除了英文之外，其他各科都瞠乎人后，远远赶不上北洋大学或南洋公学。

我是在1897年进“约院”读书的，计在“备馆”4年，“正馆”3年，才于1904年春毕业；故于书院时期一段历史知道得多一些。那时它给我的印象有如下述：

第一，“约院”的发起和支持者是圣公会，卜舫济虽任监院，但一切实权都操在郭斐德主教(Bishop Graves)之手。关于用

人行政，卜都得向他请示。“约大”对于宗教仪式执行尤为严厉，无论教徒或非教徒一律看待，绝无例外。每天上午7时半及下午9时，大家都须到聚集所点名祷告，每次约30分钟。星期日（即礼拜日）除了早祷晚祷外，还得于上午10时及下午4时举行正式“礼拜”，每次约需1小时半，不论已否奉教，都须随同跪拜、祈祷、唱诗、听讲（每逢“主日”，即每月第一个礼拜日，正式“礼拜”还须增加一次）。

第二，“约院”的主要功课大都用英文教授，中文不过聊备一格。除了一些中文宗教书籍被列为必修课之外，低级生的国文限于联字、造句、作文等科目，高级生读到《古文观止》、《东莱博议》等书已算很了不起了。戊戌变法后，“约院”学生普遍要求提高国文程度。在此情况之下，学校当局不得不在师资和课程方面加以考虑。卜监院聘请了一批“新派”教员，其中有吴公之、杨白民、陆冠春、尤惜阴诸位，来当教授；所订课本，除中外历史、诸子百家以外，兼及时事新书，如严复译的名著和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上刊登的言论。可是不到数月，主教郭斐德认为此种异端思想和宗教传统背道而驰，绝对不能容忍。于是一班进步教授相率离校，国文方面重复旧观。直至1923年间孟宪承（1916年级毕业生）重返母校，彻底整顿，“约大”的国文方有起色，这是后来的事。

第三，由于“约院”经费支绌，师资缺乏，一般毕业生的科学基础极为薄弱。我在约翰书院肄业7年，后来出洋留学耶鲁大学时，只能进它的一年级从头读起，而不能进入研究院从事研究。这于时间上是很不经济的。

以上3点，是我在校时的感想。此外，还有一事亦给我留下

印象：“约院”的“特班”生得到特别的优待，他们可以吸水烟，每天下午4时至6时可以到曹家渡、梵王渡一带去散步，每月可以抽出半天时间（星期六的下午1时至9时）回家省亲（外埠学生亦可借此机会到市区去游玩半天）。这些权利都是“备馆”生（即预科）所不能享受的。“约院”时期男女分校，除星期日在教堂分座“做礼拜”外，男女学生从不交谈一语。像我在前面说过，“约院”的学生英文程度较高，每逢海关招考时，“约院”学生大都名列前茅，其后充当帮办和税务司者颇不乏人。我也曾一度投考海关得到录取，但因海关操于英美人之手，中西职员的待遇极不公平，我父极端反对，故我始终未至海关服务。

我离校后两年（1906），圣约翰书院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教育科注册，改为圣约翰大学，得授各种学位。但是顽固的圣公会始终不向中国政府立案，直至1947年涂羽卿继任校长后，方向中国教育部正式注册。

大学时期（1906～1949年）

自“约大”成立至上海解放，共有43年之久。学校方面变化亦大，总的说来，大概可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从1906年大学正式成立时起，至1927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，“约大”暂时停顿为止，计阅21年。第二阶段从1928年复课日起，至1941年上海沦陷日止，共约十二三年。第三阶段从1941年到1944年，在上海处于敌伪统治之下，学校教务断断续续地进行。第四阶段从1945年日寇投降日起，至1949年上海解放日止，是“约大”最后的阶段。

上述第一阶段，可以算是“约大”的“黄金时代”，其中有几件

大事值得一提。

一、学生人数：自从“约大”在美国注册为大学之后，得授学士、硕士及医学博士等学位，各院设备及课程大事扩充，负笈来学者日益增多。据 1919 年学校举行成立 40 周年纪念时报告的就学人数为：研究院 4 人，神学院 4 人，医学院 26 人，文学院 162 人，理学院 80 人，中学部（预科）252 人，特别生 2 人，总共 530 人。全校之中，预科与本科生人数各占一半，这在那时，规模亦不算小了。

二、校址的扩大：“约大”始初的时候，三面为苏州河所包围；其南面为“翁家宅”，只有一条小路可通。1911 年，“约大”隔壁的兆丰花园（今中山公园）由于园主投机事业失败，将其全部园林（共占地 12 英亩，约合 73 市亩）连同房屋，标价纹银 14 万两出售。其时卜舫济已任公共租界工部局教育委员，具有相当势力，乃捷足先得。其款除在美募集外，中国方面的捐款也占不少。后来又在苏州河东岸陆续购进地皮。1923 年由洛克菲勒基金捐助美金 8 万元，另由中美其他方面募得 2 万美金，凑足 10 万元，就在对河建筑自然科学实验室并购置仪器。1924 年圣玛利亚女校迁至白理南路（今长宁路），其旧址即翻造为“约大”男生的宿舍、食堂。在此一阶段里，建筑物亦添了不少，举其大者，有“思孟堂”、“思颜堂”、纪念堂、图书馆，及“古柏纪念体育馆”等。

三、校友会的充实：本校的校友会早在 1900 年开始成立，其时只有会员 50 人，由吴慎之、黄佐廷、朱葆元 3 人分任会长、书记和会计。1906 年后会员骤增，每年举行集会一次，听取校务报告，并协助当局筹募款项。其中以募捐一项，于学校有莫大

的帮助。在这一阶段里,“约大”校友中有不少人颇具经济力量,对于母校尤肯踊跃输将。例如交谊厅是校友集资建成的,建筑费共为纹银 75000 两,其中 45000 两为校友刘鸿生独力捐助;又如横跨苏州河的木桥也是由校友的亲属荣德生斥资造成;又如“约大”后来所设的工程学院是由校友施肇基和其兄肇曾捐资促成的。诸如此类,可以说明建设“约大”所需款项,不少是由中国方面捐助,并不是全靠美款。

四、学生运动之进展:“约大”学生在美国圣公会严厉管制之下,是没有政治活动的自由的。“约大”的“太上皇”是主教,先由郭斐德充任,后由罗培德接充,他们一贯的主张是所谓“教育和政治分开”。在“约院”时期虽间有小风潮,但大都限于闹饭堂、反对教职员一类事件,旋起旋息,并无重大影响。五四运动后,“约大”学生逐渐亦有觉悟,认为蔡元培所说“读书不忘爱国,爱国不忘读书”是正确的。这种思想经过酝酿,终于激成五卅事变时全体退校之事。此事发生时我适不在上海,有人说,是由于卜舛济撕毁中国国旗(指那时的“五色旗”),致犯众怒;也有人说,当时学校当局曾允许学生悬挂国旗,后来又擅自拿下,以致群情愤激,全体退学。

五卅事件发生后,“约大”教务不得不暂告停顿,但神学院和医学院照常开课。大学其他部分(包括中学)则在南阳路附近由师生合组一个“丁卯学社”,补习功课。该社所给学分,后来复校时当局予以承认。

“约大”第二阶段,由 1928 年 9 月复校始。那时北伐完成,“约大”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,成立校董会,由美国本土教会、上海传教区、本校教职员委员会和校友会 4 方面推举代表组成,但